

内敛与外放：以《同学麦娜丝》为例探讨导演黄信尧的“自我指导”

范铜元¹ 周子馨²

1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江苏无锡，214000；

2 重庆师范大学，重庆市，400000；

摘要：本文以自我指导理论为框架，剖析黄信尧电影《同学麦娜丝》中的作者性表达。研究指出，导演通过“戏中戏”结构、介入性旁白及打破第四堵墙等手法，将自身置于“指导者”与“被指导者”的双重角色中，完成对创作意图、价值观与中年男性生存困境的持续评估与反思。影片不仅展现四位主角在现实夹缝中的“缩减”人生，更通过疏离化的影像叙事与情感调控，实现导演对自我与时代的深度观照，从而拓展了作者电影的表达维度。

关键词：同学麦娜丝；导演风格；自我指导

DOI：10.64216/3080-1516.25.11.032

1 自我指导理论视域下的影视创作本质

苏格拉底用两个简单的词总结了一个人如何去有意义地实现自我价值——“了解你自己”。“了解你自己”实际上就是自我指导，它是一个过程，它需要人们在这个过程中去扮演指导者与被指导者的身份，对自己进行现实准确的评估（优势和劣势），目的是去打造自己的“理想自我”，从而去提高工作绩效，职业发展或个人抱负。这样的过程意味着你必须去了解你的需求和价值观、你的优势和局限性、你的激情和你的特质怪癖（如果有的话）。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在他的《可怜的理查德年鉴》中写道：“有三件事非常困难：钢铁、钻石和了解自己。”事实上，完整的过程很难被完成是因为它包括对我们的假设、信念、价值观和心理模型的持续评估，过程中包含着自我评估，自我发展，自我反思和自我监控四个框架。

在影视创作领域，导演在创作一部电影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种自我指导的过程，导演必须去对于剧本进行打磨，对演员、拍摄地点、故事的叙事进程以及摄影手法进行反复地尝试，最后拍摄完成后也要在后期进行剪辑——导演在过程中是一切行为的执行者与监督者。导演黄信尧于2017年拍摄的《大佛普拉斯》（普拉斯意味着加长版，作品名称解释为是他的短片《大佛》的加长版）和2021年的《同学麦娜丝》（麦娜丝意味着缩减版，作品名称解释为是他曾经导演的纪录片《唬烂三小》的缩减版），这两部电影中黄信尧都倾向于使用“戏

中戏”的叙事结构，本文分析的对象《同学麦娜丝》外部展示是电影故事的整体即是导演自身拍摄这部影片的过程，内部的故事则是作为主要叙事内容的四个在青年夹层的高中同学各自独立同时相互交错的生活。导演黄信尧在其中扮演的身份不仅仅是导演同时也是戏中人的身份，自我指导的职能就是在这样形式中展现了。

2 自我评估与自我发展：作为叙事主体的导演发声

自我评估与自我发展是自我指导过程中的开端，自我指导要求一个人把自己当作“对象”的状态，个人在这个过程中要同时扮演指导者与被指导者两个角色，与自己对话从而再度评估自我（自我评估），同时个人身处的阶段去确定自身态度（自我发展）。在《大佛普拉斯》《同学麦娜丝》中黄担任的不仅是一个导演的角色，还是一个以“阿尧”之名出现的电影讲解员。在有声电影诞生初期时候，电影讲解员是无声画面的代理叙述者，是解释故事情节的人。实际上在影片整个过程中黄在描述与议论剧情中完成一次自我评估并且自我反馈的过程：他在影片中以“阿尧”的口吻作为旁白成为了整个故事的框架，在影片中多次地进行自我评估同时再在影片中进行了反馈，因为主体的故事已经形成了，“阿尧”的叙述并不能干涉或改变故事中人物的命运，却可以与处于同一个叙述面的隐含观众随时对话交流，因此常常无节制地在叙事层面发表议论，左右观众情感

倾向和价值判断。

黄信尧在《同学麦娜丝》中以自发议论为旁白引申出自己的经历与创作故事的初衷。“三年前我拍了人生中第一部故事长篇《大佛普拉斯》，意外的得到了一些掌声，我的同学三不五时会会在媒体上看到我，都觉得我的人生跟着升级了，但其实我的生活没什么改变。”作品的开头的自发议论明显地表现了黄信尧的自我认知，他在影片中直接说出了自己的创作意图“因为想到了自己的监制公司只求完美，不讲人情，所以高中同学的身影就浮现在了脑海里。”导演的创作初衷并没有留给观众在观影过程中去慢慢解读而是转向给予观众一个先入为主的概念，实际上他也强调了电影“私人化”的概念，他带着玩味性的叙述不仅仅是为观众去解释剧情，而是想将自我在感知过程中的想法让观众得知。影片所设置的“戏中戏”实际上就是导演也作为一个观众与观众们看片聊天，在影片放映过程中导演穿插他不同看法来推动观众看到了人物转变的实际推手，让观众中看到罐头长久以来惦记的女神形象幻灭、闭结即将接触幸福却惨死街头，铭添为名利而迷失在了明天，电风为了生计被打压却不吭声。在这场“白日梦”的最后一幕，“这丑电影应该全世界第一部有导演进画面打人影，有时拍电影会拍到令人受不了，都分不清楚是电影还是现实人生，你可能说这部电影太荒谬了，但对很多人来说，人生本来就是一派胡言”，黄信尧饰演影片中的导演亲自入场，一脚踢向了铭添也踢破了第四堵墙，他最后对于自己生活辛酸的低语在作为作品主题的升华同时也是导演对于自我评估的独白。

3 自我反思与自我监控：“麦娜丝”隐喻下的创作凝视

自我反思与自我监控是在自我指导过程中的核心环节，自我反思能够在经历了事物以后增加自我认知，自我反思后的行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以后而不是常规与发射性的行为。反思和坦然自省的能力是实现自我认知的核心。（Bloom, 2007）自我监控在个人经过其他环节后对他的自我呈现和表达行为（表情、声音、动作）进行控制，并且对社会适当性暗示敏感。Goffman(1955)把社会交往比作一种戏剧表演，或者说是语言和非语言的自我表现行为的“线”，通过管理来保持自己的线适合当前的情况。这样的自我管理需要有一套省事的手段，需要意识到别人对自己行为的解释，需要保持社会的认

可，并愿意使用这套印象管理策略影片中出现的四位主要人物都在自己的生活中不同的方面表现出了不同程度上的自我监控，然而在黄信尧的导筒下，他们的自我监控都是外界压迫下被动无意识产物，在影片中出现的多个空间暗示了这点。《同学麦娜丝》被导演称为是曾经他拍摄的纪录片《唬烂三小》的缩减版，对于《唬烂三小》，导演黄信尧这么说：“在拍摄他们的同时，我觉得也借此找寻自我，不能说是人生的答案，而是人生的方向。”在此基础上，“麦娜丝”除了表明影片是《唬烂三小》缩减以外，还暗示着导演自身的反思与监控。

3.1 夹层群体的生存镜像

着眼于导演着重塑造的四位主角，他们表现了小镇“中青年夹层”群体的生活状态，他们分别都代表这个群体的一部分人，作为都市的路人甲，囿于自我不同的困境之中不断发展，在反思中又不停地四处寻找出路。在影片中他们看似到了人生节点的“普拉斯”，然而实际上正在遭遇这不同程度的“麦娜丝”。

电风是四位主要人物中塑造地最能够代表夹层群体的。他的工作稳定但收入不够应对房子与车子所带来的生活压力。演在塑造四位人物时下意识地用绰号作为同伴相互称呼的名称，实则是在自我反思暗示着人物本身。“电风”这一绰号本应该是四个人名称中最具有活力的，而在影片中他却是在生活面前最甘于平淡的，他是一个极为平凡的普通人，心中的自我发展就是他在影片中所说的一样“好好读书，找一份工作，娶个喜欢的人做老婆”，然而这种朴实的心态却仍旧会受到工作上不平等对待。应对这些他的反思仅仅只有对于自己的质疑与恐慌，他深陷于生活的囹圄之中，没有能在此刻推动他进一步的“风”，也没有能够惊醒他的“电”，他只能走一步行一步，别无他法。在他忍无可忍之时他愤然离开身为总经理的老同学的办公室，他始终没有停止反思自我，在贯穿整部影片的自我反思与监控后对人生的看法依旧是“一片混沌”时，纵身跃入湖中，仅仅是为了短暂的平静。

导演铭添这位人物在影片中原先职业与黄信尧相同，是一个导演。在妻子的心中他就是未来的导演李安，他自认为怀才不遇，却在拍广告过程中还需要被身为户口普查员的同学罐头指导摄影技术。在面对有执政上位机会时就算明白自己是一个参政工具，但是为了拥有看似增多的话语权而迷失了自我。在妻子在铭添的面前拿

出他偷腥的证据后他依旧毫无忏悔地狡辩，错误的自我发展与自我反思的缺失让他彻底迷失在了政治场之中，铭添的明天就像他的姓氏一样被导演在发展中逐渐弱化，其实导演在一开始就已经给出了答案（吴铭添=无明天）。他看似社会地位的“普拉斯”，实际上是个人理想“麦娜丝”。

闭结是四位主要人物中最特殊的一位，不是因为导演为他设置的生理缺陷（结巴），而是他所获得的生活幸福感是其他三个人没有的，他憨直、重情、正在用自己的欲望、期待、自身条件和努力生活去换生活幸福感的形象实际上就是导演黄信尧在为其其他三位人物所设置的参照。尽管闭结个人的间歇性失语让其他人主导了他的话语权，但是他从来没有将自我的反思与监控停滞，在行动上他找到能理解他言语的伴侣，恢复了语言能力。生活所带来的欢乐似乎不断在给他做加法，但是导演却设置了一场意外使他的生活直接归零，他离开了他的高中同学们，四个死党“麦娜丝”成了三个。

“失去了距离，便也失去了幻想的美妙。”导演的旁白作为他的自我评估暗示了罐头本应该去反思的自我，罐头的人生与心理就像自己的绰号一样闭塞：他是一个极为单纯的男性，他一直在选择不同的方式去摆脱自己没有希望的生活，甚至选择了自杀的方式。在户政局工作的他在人口普查时却发现了他曾经的女神，女神的名字就是影片名称中提到“麦娜丝”，麦娜丝的再次出现如同一把起子重新打开了罐头内心对于生活的渴望，他原以为理想的爱情降临到了他的头上，然而当罐头多次拜访麦娜丝后看到曾经的女神早已褪去了当年的光辉，站在他面前仅仅是一个居住在潮湿老旧、墙边贴着“开门见喜”的老破居民楼里，靠着皮肉生意为生的女性。罐头的爱情幻灭了，他是一个极度单纯的男性，自我复杂度较低的人经历了相对更多的负面情绪（这意味着自我差异的存在），往往只有在他们认为自己的目标无法实现，因此差异无法缩小时才会逃避。（Brown, 2009）。在自我反思与监控也无法寻找到解决这种矛盾的方式，所以罐头只能快速地离开，去逃避。

3.2 导演的创作凝视与间离建构

导演黄信尧在影片中的自我监控除了去掌控剧中

人物的自我表达以外，他在影片中出现并且给出打破第四堵墙的那一脚也是自我监控中人物情绪被长久压抑下的释放。在塑造这四个主要人物时他避免了许多代表人物主观视角的镜头，更多的采取了第三人称的旁观视角，大量的使用了远景与全景在表现现实的真实感之外也产生了“间离效果”，观众能够明显地体会到人物在经历事件途中的心理上的不断反思。与此同时在人物的遭遇上，他们在同一年龄段遇到不同但又相似的心理困境展示导演黄信尧在拍摄过程中的对于自我与同一年龄段男性的反思与自己理想上的行为监控。

4 结语

《同学麦娜丝》通过“戏中戏”的叙事嵌套，将导演的自我指导过程外化为可感知的视听文本。黄信尧以“阿尧”的叙事身份介入剧情，在自我评估中揭示创作初心，在自我发展中建构叙事逻辑，在自我反思中解构中年困境，在自我监控中完成风格塑造。这种将创作主体纳入叙事体系的实践，既打破了传统导演的隐身传统，也为作者电影提供了新的表达范式——当导演成为叙事的参与者与评论者，电影创作便升华为一场关于自我认知与时代审视的精神对话。

参考文献

- [1]牛绿林,王中伟.试论《大佛普拉斯》中的“互文”[J].东南传播,2018(11):31-33.
- [2]Brown, C. M., & McConnell, A. R. (2009). Effort or escape: Self-concept structure determines self-regulatory behavior. *Self and Identity*, 8(4), 365-377.
- [3]Bloom, P. J. (2007). Becoming a self-mentor. *EXCHANGE-EXCHANGE PRESS-*, 173, 54.
- [4]Goffman, E. (1967). On face-work. *Interaction ritual*, 5-45.

作者简介：范铜元（1996.10—），汉，江苏无锡人，助教，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广播学、新媒体语言策略。

周子馨（2004—），女，汉，山东淄博人，本科，重庆师范大学，影视艺术。